

開放文學 – 風花雪月 – 風月夢 第十一回 議梳妝浪子揮金 做媒灼度婆索謝

話說陸書送月香回至進玉樓，在月香房裡坐定，說了些笑話。月香叫人買了四碟茶食，恭維陸書。月香將瓜子咬出仁子，遞與陸書吃。陸書同月香捏手捏腳的鬧笑。因見月香膀臂上帶的是銀鐲，陸書道：「你因何不帶金鐲？」月香道：「你還要呆呢，我若有金鐲，怎麼不帶著架勢呢？」陸書道：「我明日弄副金鐲把你，你可要不要？」月香道：「我說同你是線頭，我穿得好，戴得好，也是你的臉面。別人還要向線頭說要衣服，首飾，名為放差。像我這樣拙口鈍腮礙口識羞的，不會同人要這樣那樣。如今承你厚愛，弄了金鐲來把我，我若是不，我豈不是要呆了？」陸書道：「只要你歡喜，我明日定辦。」月香道：「你弄金鐲把我，我有什麼不歡喜呢？我若是不歡喜，我豈不是真要呆了！但有一件，那恥名不恥利，包的我是不要，你要弄就弄副實的，至非要八兩重罷，也是多謝你。」陸書道：「包你如意。」兩人又說說笑笑，玩玩鬧鬧。此時已近四更時分，陸書才立起身來說走。月香又拉住他說了許多閒話，才讓陸書走。月香送至樓口，陸書才下了樓梯，月香又將陸書喊上樓來，陸書道：「你有什麼話說？」月香並不噴聲，過了半晌才說道：「你明日早些來，同你有要緊話說。」陸書連聲答應，下樓帶著小廝出了進玉樓。他那裡有人跟著他主僕到了天凝門城門首，那個人將城門喊開，讓陸書主僕進了城，那個人才回到進玉樓去了。陸書回到姑爹家門首，小喜子敲開大門。那看門的僕人向陸書道：「陸大爺回來了。太太因你大爺每日回來得遲，不知大爺在何處，屢次盤問我，小的們怎敢在太太面前說什麼呢。」陸書道：「難為你們，我明日重重的謝你。」那僕人道：「大爺是自家人，說到那裡去了。」陸書由他說著，匆匆回至書房宿歇。

一宵已過。次日黎明，即便起來，洗漱已畢，帶了銀子，同小喜子走到多子街金珠店裡，換了八兩赤金，將銀兌清。拿著金子，送到新勝街首飾店裡打金鐲，講定工價，當時付訖。

又把了一百錢與小喜子吃飲食，叫他在那裡等著。陸書進松風巷走參將署前到了教場方來茶館。因來得太早，賈銘們尚未來到，遂先在那裡泡茶。

等候了多大一刻工夫，賈銘來了，彼此招呼，入席坐定，泡了茶來。賈銘道：「昨晚賢弟送月相公回去之後，他三個人總在那裡住的，今日到了此刻還不曾來。等他們來了，今日要罰他們做個東，請請我兩人。」陸書含笑答應。又等了半晌，吳珍、袁猷、魏璧一齊來到。才入了座，賈銘道：「三位賢弟，昨夜辛苦了，睡到此時方才起來。今日還是我同陸兄弟代你們賀喜，還是你們請我兩人呢？」袁猷道：「大哥不必取笑，今日我兄弟的主人。」賈銘道：「我只要有得吃就不說了。」大眾一笑，各自用過早點，談了些閒文。

日將交午，袁猷邀著眾人到了強大家內。才進了門，袁猷就叫三子去請月香。三子答應去了。眾人仍到桂林房裡坐下，有人獻茶、裝水煙，又開燈與吳珍過癮。一刻工夫，月香已到，進了房來，彼此招呼入坐。大眾在那裡用過中酒、午飯，散坐談笑。到了太陽將落的時候，陸書看見小喜子站在房門外。陸書趕著走出房外，將小喜子喊到無人之處。小喜子將金鐲遞與陸書道：「小的在錢店裡央人比過分兩，絲毫不少。」陸書點點頭，將金鐲一看，攏在袖內，仍到房裡坐在月香旁邊，挽住月香的手，悄悄的將金鐲遞與月香。月香會意，趕忙收藏好了。

到了晚間席散之後，賈銘、魏璧各自回家。吳珍、袁猷仍在那裡住宿。月香仍要陸書送他回去。到了進玉樓，陸書將昨晚送他到城門首叫城的那人喊至月香房內，說道：「昨晚難為你。」賞了他一塊銀子。那人道了謝，下樓去了。陸書叫月香將銀鐲除了，換了金鐲。在那裡談談笑笑，又玩到四更時分，方才起身。仍是昨晚送他的那人跟到城門首叫城，讓陸書進城回去。

次日，陸書又請眾人在強大家，將月香帶來，擺了中、晚兩台酒，玩了一日。酒闌席散，也有在那裡住的，也有回去的。

他們是朝朝擺酒，夜夜笙歌，不必贅敘。

且說袁猷因允了雙林送對聯，自揣這筆墨之事不甚通徹，做不出對句，懇求幾位斯文朋友代撰對句。因「雙林」兩字難以對仗，過了數日，那朋友胡亂撰了兩副對句送與袁猷。〔袁猷〕也不知好歹，買了兩副裱現成了的對聯，送到字館內，將對句寫好，落了上下款，興匆匆帶到雙林這裡。雙林將對聯展開一副，只見上寫著：

霜管畫眉春睡足 菱花照面曉妝遲
雙林看了對句，冷笑了一笑道：「把我的名字」改掉，這也罷了，我們吃相飯的人，誰人不知是殘花敗柳。你如今明明的露在對句上，可算是嘲笑足了。」袁猷道：「我實不瞞你，我因筆墨生疏，不能自撰對句，請人代做的。我若有心嘲笑你，叫我不逢好死！如今反要請教你，如何將你比做殘花？」雙林道：

「你不必假著急。我且問你，那菱花經了霜豈不是殘敗不堪了？」袁猷聽了這話，連忙將這副對聯撩過半邊道：「怪我太粗，未曾想到，你不必氣了。」又將那一副對聯展開與雙林一看，只見上寫著：

雪滿雙峰高士臥 月明林下美人來
雙林看了這一副對句，話也不說，走近牀前睡倒，嗚嗚咽咽的哭起來了。袁猷不解何故，坐在牀邊，追問雙林為著何事，雙林總不肯說。袁猷急道：「不拘什麼事，你不說，叫我如何曉得？真正要急死人呢！」

雙林道：「袁大老爺，你不必在我面前假著急，千不是，萬不是，怪我不該混要臉。你大老爺送對子，怪不得你大老爺拿我開心了。」袁猷道：「那一副對句，『霜菱』兩字，據你說將你比做殘花。如今這一副對句，我雖是才粗學淺不大懂得，看這對句是現成的兩句《千家詩》，那撰對句的人因我囑托將你芳名嵌在裡面，故將『山中』兩字改作『雙峰』。我不知怎樣就與你有什麼大關礙，你就氣成這般模樣！」雙林道：「我氣的就是這『雪滿雙峰』四字，我如今說了，你自己思想，若不是你在人前瞎嚼蛆，那代你做對句的人如何曉得這隱情，將那一首『曲徑通幽處，雙峰夾小溪』的詩句嘲笑我呢。」說畢又哭。袁猷仍是不解，將『雪滿雙峰』四個字在口裡念來念去，抓耳撓腮，只是說不懂。雙林扭著袁猷耳朵，附耳說了幾句，袁猷方才明白，立起身來，將兩副對聯撕得粉碎。向雙林打拱作揖，再三勸慰，賠了多少咒，發了多少誓，雙林方才住哭。

袁猷挽住他的手，回到桂林房裡。賈銘們眾人總在那裡，說是擺酒，又叫三子將月香喊來。大眾吃了晚酒，月香仍是陸書送了回去。

他們朝朝相聚，不覺多日。月香向陸書也不知要了多少衣服、首飾。陸書是無一個不辦，也不知花費了多少銀錢。那進玉樓東家蕭老媽媽子同翠雲、翠琴以及內外場，不知放了多少差。月香見陸書年紀又輕，人品又好，說話又溫柔，銀錢又揮霍，自思年已十六，且在煙花數年，知識已開，心中豈不愛慕。

但凡陸書見了面，他就百般親熱，相偎相依，只恨有人礙眼不得成就。陸書本來愛著月香，那裡經得起他如此挑逗，越加弄得心癢難熬。

這一日，陸書們正在月香房裡閒談，只見蕭老媽媽子來到房裡，請叫眾位老爺。月香忙立起身道：「老乾娘請坐。」蕭老媽媽子道：「不必拘禮。」遂坐下道：「難得諸位老爺總在這裡，我老媽媽子有句話奉申。」眾人道：「老東家有甚話說？」蕭老媽媽子道：「昨日陸老爺為月相公恭喜的事托我，恰好月相公的叔子昨日來了，我再四同他商量，他如今開了個盤子，要五十兩銀子開苞。另外要一根金簪子，一副金戒指，一件洋縐大褂，一條洋縐百褶裙，一件杭羅大褂，一條杭羅百褶裙，好讓相公改裝。還要一頂洋印帳子，大紅洋縐帳額，新被褥。」

若陸老爺肯照他的話，聽擇日期恭喜，這一邊我費了多少唇舌，捏合妥了，不知陸老爺意下如何？」陸書聽見他業已說成，心中十分喜悅，〔也不〕划算要用多少銀子，即便滿口應承。

蕭老媽媽於道：「陸老爺，我老媽媽子說了千言萬語，好不容易才將月相公的叔子勸妥了。如今如了你老爺的心願，罷罷的月相公在我們這裡恭喜，你老爺酌量怎樣汰化我就是了。」陸書道：「聽憑你要什麼，我總辦就是了。」蕭老媽媽子道：「我老媽媽已將近七十歲了，前年我女兒身上有個客，是糧船上旗丁，帶了一副枋子把與我，合了一個對拼的壽材，漆過兩三次了。如今你老爺做個圓滿，把三十兩銀子與我老媽媽子，趁著今年是個閏月，做幾件壽衣。罷罷的也是苦了一輩子，落個好收成，保佑你老爺同我家月相公好一世。」陸書們聽他這些話，均笑起來了。」陸書道：「這點小事，掌在我身上就是了。」蕭老媽媽子聽了，呵呵大笑道：「陸老爺真稱得個大玩友，我權且謝謝。」

陸書又向月香道：「那衣服、鋪蓋，你自己向成衣司務說，愛什麼花色做什麼，講明了共要多少銀子，我明日將銀子帶來，把與你交代他。所有首飾，我自己辦了帶來。」又喊人取了歷日過來，選定五月初一黃道吉日，向蕭老媽媽子道：「我已看定五月初一日期。到那一日你代我叫庖人多備酒席，連他們眾男女班子總要辦席。只要精緻，又要豐盛，不可顧省錢鈔，用多少錢都是我開發。」又向賈銘們道：「初一日，務望哥哥們同眾位嫂嫂並巧弟媳賞光，永日一聚。」賈銘們道：「這又何消說得，我弟兄們總是要來賀喜的。」談談說說，已點上蠟燭。陸書又擺了一尋席酒，留眾人吃畢，大眾出了進玉樓，進了天凝門，到四岔路口。陸書辭別眾人，帶著小喜子由北柳巷那條路回去。

賈銘，吳珍、袁猷、魏璧同到九巷強大家內。進得門來，吳珍便問那個房空著。三子道：「個個房總沒客，聽老爺們愛在那個相公房裡，就在那位房裡坐。」吳珍聽得桂林房裡笑語聲，就邀著眾人到了桂林房裡。一進房門，就看見桂林、雙林、鳳林、巧雲四人在那裡看紙牌，見他們進來，各人將紙牌擱在桌上，各將錢文收起，立起身來招呼。賈銘道：「你們還看呶，讓我們來看敬頭。」鳳林道：「我們在這裡別棍，小玩意兒，老爺們來了，何能還看呢？」早有老媽忙忙將紙牌收起，將桌子搭在原處，請眾人坐下，獻茶、裝水煙，問道：「諸位老爺，用過晚飯呢？」吳珍道：「適才在月相公那裡吃過了，你快些開燈，讓我過癮。」老媽答應，趕著將煙燈開了。吳珍睡下去，桂林就去代他開燈。賈銘同鳳林咕咕咕不知說些什麼。袁猷同著雙林，魏璧同著巧雲總各在那裡鬥趣。不覺工夫，只聽得窗外雨聲瀝瀝，越下越大。三子進了房來，向眾人道：

「外面已交三鼓，雨又下大了，老爺們今日總不能回去了。」吳珍道：「鳳相公同我們賈大哥至今還是幹線頭，可巧今晚天做媒人，我們陪大哥今日總不去了。」賈銘聽得雨已下大了，不便推辭，也依允了。吳珍叫了三子吩咐各家跟去的小廝各自回去。眾人將賈銘送到鳳林房裡，鬧了半會，方才各歸各房去了。

鳳林叫人將燈開了，請賈銘吃煙。賈銘道：「薛司務代你做了兩件小褂，兩條褲子，可曾送來呢？」鳳林隨即在腳籃內拿出一件漂白細機縑絲鑲滾外托肩小褂，一件白縑絲玉色鑲滾外托肩小褂，一條青興布褲，一條元玄色縑絲褲，送與賈銘看，說道：「今日午後薛司務才送來的，他說是你叫他做了送來的。我承你各種周全，叫我如何過意？」賈銘道：「些微玄，嗣後這些俗套話不必說了。」仍叫鳳林將衣服收起。鳳林將賈銘拉了睡在牀上，打了兩三口煙敬賈銘吃了，然後自己過了癮。在梳桌抽屜內拿出一碟雞蛋糕，一碟百果糕，賈銘略吃了些。鳳林洗過手腳，將煙燈收起，鋪牀疊被，催促賈銘解衣睡上牀去。